

独处生凉

朱礼卓

朋友圈熟识的朋友都去山中，他们说山中有清泉，有凉风，一日三餐还不用自己动手便可以享受山中美食，真个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老爷生活。我笑笑说，家里也很凉快，不用空调、电扇，只要心静。朋友不信，非说我身体有问题。呵呵，我又笑笑。我喜欢独处，独处心静，心静自然凉，古人说的话过了知天命终于悟得。

煮一壶小黄姜红枣茶，水温保持45℃，置于书桌旁。景德镇的白瓷杯缓缓注满散发着辛辣和红枣味的朱氏姜茶，呷一口，姜的辛辣与红枣的温甜在味蕾上跳舞，细密的汗从发根、鼻尖渗出，周身却觉一阵清凉，忽然大悟孔子喜吃姜的缘由了。姜通神明，去秽恶，慈安寺一老僧年过八十，却鹤发童颜、精神抖擞。时任杭州太守的苏轼问其中缘由。僧答曰：食生姜四十余年，故不老也。我不由得佩服自己也喜欢姜了，特别是在高达39℃的炎炎夏日。

打开书，徜徉在古人、今人的文字里，在夏日中来一场避暑修行。书中作者对历史精神的理解与把握令你惊叹，作者戏剧性的艺术思维令你膜拜，作者有深度的理论思维令你豁然开朗，扣人心弦的场景描述令你陶醉其中，外面的暑浪早已不是你的敌人，何况有小黄姜茶的降温呢！

看乏了眼睛，打开百度，寻找眼保健操的音乐，随着轻松缓慢的音乐，轻闭双眼，放松肩部，放松面部，放松全身的每一个细胞，吸气、呼气，清风在吸气、呼气间不知不觉进入身体的每一个毛孔，忽而觉得自己飞向野外，观灵山秀水，听飞瀑松涛，望天高云淡，忽而又觉得自己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沐浴清凉的海风飞翔。心灵与自然界窃窃私语，享受神行千里的美妙。温柔的声音提醒梦幻中的我：按揉攒竹穴，按压睛明穴，按揉四白穴，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按揉风池穴，揉捏耳垂、脚趾抓地。音乐渐

止，温柔悦耳的声音提醒我张开双眼、眺望远方。300秒，短短的五分钟，感觉已经在大海之上、高山之巅、森林王国经历了一场惬意的旅行，浑身上下凉意习习。

站起，来到窗前，一丝凉风迎面而来，拂过我骤然明亮的双眼，拂过我的面颊，拂过我每一根发丝。窗外夏阳高照，排列整齐的车发出逼眼的光，骑着三轮车的中年男子绕小区不停叫卖：卖西瓜，卖甜甜的西瓜。心已生凉意，甜甜的西瓜诱惑不了我。眼眸所及处，高过三楼的樟树开枝散叶，树下坐着两位阿婆，摇着广告扇，亲密地说着话，脸上是平和、恬淡，也许阿婆也找到了属于她们的清凉。树叶间蝉儿的叫声忽高忽低，忽远忽近，仿佛把暑气都吸走了，留给我更多的凉意。

重新落座，在古人、今人的文字中继续享受夏日的清凉，案头一杯温温的姜茶依然陪伴。

夏夜的记忆

□橙子

随着年岁的增长，有些记忆如泥沙沉入海底，有些记忆却如月光浮出水面。儿时帮爷爷赶鸡归笼和父亲一口气买下半筐西瓜的记忆便是那细碎的月光。

那个夏夜，天气异常闷热，爷爷养的一只老母鸡不肯进那方寸之地，在鸡笼外面踱来踱去，一会往东一会往西，把爷爷折腾得够呛。我扔下做了一半的作业，溜出来透气，一不小心进入人鸡交战现场。

爷爷见了我，眼睛一亮，急忙叫住我：快来帮忙，别让鸡给跑了。我嘟囔着说：我不敢抓。

爷爷正被这只老母鸡惹得火冒三丈，一肚子气无处撒，便对我吼了声：鸡有什么好怕的，又不会吃了你，赶紧过来。

我只好硬着头皮，分开脚，弯着腰，伸出两手，做出一副抓鸡的空架势。心里却在不停地默念：别过来，别过来。

真是你越怕什么它就什么。那老母鸡好像感应到了我的惧怕，挑衅地朝我这边冲过来。

我一时傻了眼，情急之下，闭着眼，伸手去抓，只摸到了软软的一小撮鸡毛。

老母鸡轻轻松松就从我的手上滑开了，边跑边得意忘形地咯咯咯直叫。我正气馁。对面的爷爷见我那怂样，又好气又好笑地说：你这丫头，原来是真怕鸡呀！没事了，你去吧，我自己来。我如释重负地吁了口气，转身回家继续写我的作业。

爷爷去世几十年了，我还经常想起那个夏夜帮他赶鸡归笼的事，想起爷爷那张又好气又好笑的脸，还有最后那句体贴温暖的话。

二

小时候，家里经济不是很宽裕。有一次，父亲一口气买下半筐西瓜，大家坐在屋外条石上畅快吃瓜的情景也是我夏夜里最美的记忆之一。

那天，我们兄妹四人吃完晚饭在屋后的弄堂里玩耍。奶奶则坐在不远处的一把藤椅上，手拿蒲扇在乘凉。看着我们玩得满头大汗，奶奶便时不时地把我们叫到身边，用她那把已经泛黄的扇子为我们送来阵阵凉风。几位邻居也是人手一把扇子坐在石墩上侃大山。

我们正玩得兴起，远传隐约传来卖西瓜的吆喝声。我被这几声诱人的叫卖声吸引了，一想到西瓜那鲜甜的味道，就馋得不行。还没看到卖西瓜人的身影，我就煽动弟弟和妹妹跟我一起回家，叫父亲买西瓜。

父亲居然一口答应了。我们簇拥着父亲来到门外的大路上，刚好看见一位五十岁开外的老汉，卷着裤脚，蹬着双帆布鞋，推着独轮车，叫卖着从我家门前经过。我急忙叫住他。老汉把车倒回几步，停在了路灯下。两只箩筐里的西瓜还剩十来个，个头都不大，但嫩绿色的条纹清晰可见，西瓜藤翠绿翠绿的，一看就是刚从田里采摘来的。

父亲用手敲敲这个，听听那个，最后挑出三个，正准备过秤，得知老汉是隔壁村的，这个点还没吃晚饭。父亲看着筐里还剩五六个西瓜，犹豫了一下，最后全买了。老汉一怔，明白了父亲的用意后，很是感激，非要留出一个瓜来送给我们吃，临走还连声说：谢谢。

看着满满半筐西瓜，我们乐坏了。父亲打来井水，将其中的三个西瓜浸在水缸里。差不多半个小时后，坐在弄堂里一起乘凉的邻居们就都吃上了冰镇西瓜。

那个夏夜里吃的西瓜是我记忆中最鲜甜的。那个夏夜记忆中的我们撑圆了肚子，笑开了花。

忆夏日南溪

□柯高军

火球般的太阳渐渐西沉。站在望春桥上，只见南溪两岸的高楼大厦被夕阳镀上耀眼的光，给原本十分繁华的街市抹上了亮色。桥上，暑气灼人，草木枯焦，桥下，溪水盈盈，涟漪迷人。身在其境，谁都容易产生跃入溪中清凉一番的冲动。

然而，长长的南溪，却见不到大人小孩戏水，更见不到一个浪里白条，甚至连洗涤的妇女也难觅踪影，只见岸边有水深危险，严防溺水之类的警示牌。

回忆童年时代的夏日南溪，每逢傍晚就热闹非凡：光着屁股的小孩在浅水滩上戏水捉鱼，母亲在旁搓衣洗涤，穿衩的少年在深水里打浮趴，不亦乐乎；一些大姑娘也羡慕小伙子们的戏水快乐，竟和衣跃入水中，学起游泳。我那点游泳本领就是在那时练就的。在南溪那个天然游泳场里，大人

教小孩，小孩教小孩，不用一个夏天，保证都能学到一点三脚猫游泳技能。特别难忘的是沉入清水里，睁开眼睛看见小鱼儿游动的情景。那些鱼儿一会在你周围游来游去，一会用尖尖的小嘴啄你的腿、啃你的背，痒兮兮的。那种与大自然亲密无间的快乐感受，真无法用语言表述。

那时，南溪的鱼儿真多，有长江麦、红公、沙钻等。用搪瓷盆捉鱼是南溪岸边一些人的手艺。他们找来一些破旧的盆，用豆腐袋布制成比盆大的蒙口布，四周缝上带子，布中间开个三厘米左右的洞，嵌入一个特制的铁皮箍，然后将豆腐渣、米糠等搅拌成的饵料装入盆，蒙上开洞的白布，再将盆沉入溪水中。不一会，白色的布面上就游满了鱼儿，鱼饵的诱惑，使它们争先恐后地钻进白布中间的小孔里。

我也常用旧盆捉鱼，多时一只盆

一天可捉一公斤小鱼。小鱼挤掉内脏晒干，再放锅里烤一下，就成了香喷喷的鱼干。这种鱼干美味，至今回忆起来仍让人馋得流口水。

可惜，这些大自然恩赐我们的美味佳肴都远离我们而去了。近日，住在白垭里村的村民对我说，溪中的鱼儿大大减少，据说钓上来的鱼也没有了以前的鲜美。

太阳西沉，夜幕降临。白色的路灯和五颜六色的广告霓虹灯，把南溪两岸的高楼大厦装点得更加豪华。穿梭于溪两岸道路上的轿车，亮着刺眼的车灯，还有那些过惯夜生活进出于茶楼酒吧的靓妹帅哥的情影，仿佛都在向人们诉说着一个个发财致富、家长里短的故事，同时也在显示着城市发展的速度和非凡业绩。

然而，眼前的辉煌景象却怎么也盖不住我记忆中的夏日南溪。



南溪风光 吕冠正 摄